

附贈：媽祖遶境主題海報 | ISIS離開後的伊拉克

2017年4月 NO.185

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雜誌 中文版

媽祖遶境

臺灣：定價 NT\$280

特價 NT\$249

香港：定價 HK\$70

特價 HK\$60

你必須知道的7個氣候真相

阿拉斯加古文物融化中



泛華發行



1608262101856

國家地理中文網

媽祖宮

CONTENTS 目錄

2017年4月 • NO.185 • 「國家地理學會」正式發行會刊 • 中文版

專欄

上下四方：水

大地視野

邁步未來

專題報導

12 | 媽祖遶境

在媽祖遶境進香的過程中，探究這位守護神與臺灣之間的歷史淵源，以及祂如何撫慰臺灣人民的心靈。 撰文／朱致賢 攝影／麥可·山下



主題海報：
全臺瘋媽祖

封面圖片 臺南鹿耳門天后宮相傳為1661年鄭成功登陸後建造的第一座天后宮，宮內這座鎮殿媽祖像為泥塑金身，神像面容原為粉色，宮內長年香火薰染下轉為墨金，但嘴脣顏色卻如新妝。

攝影／梁勝宗

2 | 氣候變遷：你必須知道的七件事

氣候變遷不是一場騙局，而是對所有人造成威脅的巨大挑戰。

62 | 伊拉克：ISIS離開之後

當摩蘇爾即將被收復之際，逃離戰火的人們娓娓道來伊斯蘭國的殘暴行為。

撰文／詹姆斯·維利尼

攝影／莫伊賽斯·薩門

38 | 最後的草食猴

在衣索比亞高地的稀樹草原上，有一群人致力於保護獅尾狒所需的生存環境。

撰文／克雷格·威爾許

攝影／傑佛瑞·柯比、

特雷弗·貝克、佛洛斯特

90 | 搶救解凍文物

阿拉斯加原住民希望搶救他們的古文物，以免海水將它們沖刷殆盡。

撰文／A·R·威廉斯

攝影／艾瑞卡·勞森



當國家地理瘋媽祖

在國家地理攝影大師的眼光下呈現的媽祖信仰會是什麼樣子？兩年前我和為《國家地理》雜誌拍照超過30年的攝影師麥可·山下談起這個想法，兩人都十分興奮。

麥可·山下曾經為《國家地理》雜誌拍攝馬可·波羅、鄭和等耗費數年、壯闊如史詩的大型報導，最擅長掌握人文歷史的主題。當時他正在拍攝福建土樓，跑遍閩北閩南，過去也曾經到過湄洲，觀察到媽祖信仰的興盛，主動提起這個構思。我說，如今媽祖信仰真正的中心在臺灣，他應該來臺灣拍攝媽祖遶境，感受一下臺灣信徒瘋媽祖的盛況。

就這樣，從前年開始，《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邀請麥可·山下數度來臺，走訪了臺澎沿海地區，並全程參與了去年的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進香活動。

媽祖信仰自北宋初年起源於福建，在南宋即為朝廷承認的地方信仰，元世祖忽必烈始封為「天妃」，清康熙始封「天后」。信仰開枝散葉廣及整個東亞沿海地區，流傳已近千年，沿海地區如廣東、江浙、香港、澳門早是媽祖信仰的重要地區；在中國內陸省分如安徽、四川、山西也自清代即有媽祖廟宇。海

外則遠及日本、韓國、越南、印尼、泰國等地，近年甚至美國西岸也建立了媽祖廟。

但是如今也只有臺灣，媽祖信仰能讓萬人空巷，讓高官巨賈屈膝匍匐，讓數以百萬計的信眾如此衷心虔誠膜拜。這樣興盛蓬勃的信仰文化，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我們希望通過國家地理攝影師的眼光，讓更多人看見這個活生生的文化遺產。

拍完媽祖遶境進香，麥可·山下因為沉浸在鞭炮聲過久，耳鳴了好幾天，呼吸道也因為吸入過多煙硝而不適，咳嗽不停。我問他，拍媽祖感覺如何？「太神奇、太值得了！」他說：「謝謝你們讓我有機會拍攝這樣的場面。」我們希望讀者也覺得這次的努力是值得的。

大甲媽祖神駕遶境進香隊伍經過彰化溪州鄉舊厝村聖安宮，不少信眾伏跪在路上等待神駕通過時鑽轎底。鑽轎底原為媽祖信徒還願方式之一，如今是為祈求平安與消災解厄。

A large crowd of people, many wearing yellow caps, gathered at night for a religious event. The scene is illuminated by bright lights, creating a vibrant atmosphere. The crowd is dense and extends far into the background, filling a wide area. Some people are holding up their phones, likely recording the event. The overall mood is one of excitement and devotion.

媽祖遶境

狂熱又虔敬的臺灣信仰

在媽祖遶境進香的過程中，
探究這位守護神與臺灣之間的
歷史淵源，以及祂如何撫
慰臺灣人民的心靈。

大甲媽祖神駕於凌晨1點多通過彰化市民生地下道，大批信眾與維持秩序的警察將現場擠得水洩不通，這裡向來是地方上各種勢力匯聚所在。彰化民衆長年熱情迎接大甲媽祖，也是地方上每年一度的宗教盛事。





鎮瀾宮內眾多香客在大甲媽祖遶境進香起駕當天焚香祈禱，信徒認為三角形的進香旗代表媽祖的兵馬，隨香客在每天出發前以及抵達夜晚住宿處後，都會焚香向媽祖稟告自己的行程。







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期間，媽祖神駕行進不受天候影響，許多香客也不畏風雨隨媽祖前行。傍晚一陣西北雨過後，隨行的男女老少涉過積水穿越西螺大橋，大批人潮跟著大甲媽祖駕湧入西螺鎮，前往當晚預定駐駕的福興宮。

撰文：朱致賢

攝影：麥可·山下 Michael Yamashita

大甲媽祖起駕當天稍早，廟宇前人潮逐漸湧入，附近的幽僻巷內仍自安寧。幾輛「繡旗隊」的大卡車在此待命，隊員江采秀（化名）坐在一輛卡車後面的鐵梯上，專注地將鎮瀾宮的符紙綁在斗笠邊緣，祈求隨香過程一路平安。繡旗隊是媽祖神駕眾多前導儀仗之一，由三百多位女性組成，分成兩班日夜不停前進。

這些卡車是繡旗隊的行動臥舖，車斗上鋪滿了鋁箔睡墊和草蓆，兩邊棚架則掛滿隊員的隨身物品。距離子夜起駕還有一段時間，只有三兩隊員在車上整理東西，但仍然能夠讓人感受到一種長征在即的氣氛。

回應我們好奇的目光，江采秀大方而熱情地聊了起來。她曾以香客身分隨香6年，加入繡旗隊則已是第12年。當被問到為什麼參加，她不假思索回答：「因為有靈感（靈驗）啊！」

江采秀提到媽祖對她們家的庇佑：「我兒子入伍時抽到海軍陸戰隊，我問他抽籤前去哪裡拜拜，怎麼籤運這麼差？他說是自家附近的文昌廟，我說唉呦又不是要考試，而且你從小就給大甲媽收做義子，怎麼不去求阿婆（媽祖婆）？」於是她兒子專程從潭子家中前往大甲，發願若能改單位就來隨香，擲筊獲得聖栢首肯，後來果然抽中了替代役，而且就分發在臺中。

雖然和治癒疾病等神蹟比起來，這似乎只能算是小小的幸運，但從江采秀津津樂道的神情，以及「給媽祖做義子」的習俗，可以感受

到媽祖信仰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深刻滲透，而祂對信徒的護佑也早已超過「海神」的範疇，及於一切事務。

隨著天色向晚，大甲鎮瀾宮內外也愈來愈熱鬧，近10萬人潮湧入這個海線城鎮。來自全臺灣各地宮廟的陣頭輪番到廟埕前，使盡渾身解數演練陣式以向媽祖禮敬。隨香信徒們則到神前稟報加入隊伍，拿進香旗在香爐上燻煙以沾染靈力祈求保佑。

接近午夜時，人們的情緒益發亢奮。在一番繁複的儀式之後，媽祖神像被請上神轎，在古意盎然的哨角聲中走出廟門。霎時廟埕上的信徒以驚人的力量彼此推擠，許多人相信「摸到神轎、好運一年」，試圖簇擁上前，廟方則以壯漢排成人牆護駕，於是群眾遂如同環繞神轎的漩渦般轉動起來。

離開廟埕後，在市街上等候的數萬民眾隨即加入隊伍，恭送神駕離開市區，沿路炮竹煙火、鑼鼓音響不絕於途。

經過一晝夜不停行進，媽祖神駕在深夜抵達彰化市民生地下道口。彰化市是大甲媽祖遶境進香途中經過最大的城市，而過了地下道就算是進入市中心，因此每年都會有數萬信徒聚集在出口處迎接。這裡是最容易發生搶轎事件的熱區，因此早有大批警察嚴陣以待，用小型拒馬將群眾隔在外圍，保持路口淨空。

由於信徒認為神轎通過之處能夠沾染靈氣，停留愈久地方愈興旺，因此經常在轎前施放大



量鞭炮以延緩前進速度。還有人為了請神駕前往預定路線外的地區而強行搶轎，甚至發生流血衝突。

1981和1982年，地方角頭兩度將神轎搶到八卦山上供當地信徒膜拜，使得遠境行程大為延誤，後來神駕進入彰化市區時便委由縣警局的刑警扛轎以防遭搶，形成警察護駕的特殊景觀。這個慣例維持了30年，直到2015年彰化縣長下令警察回歸專業領域，才結束這個「勤務」，但為因應可能發生的意外狀況，維持秩序的警力布署提升到1500名，其中光是在民生地下道就有500名。

儘管這一年（2016）縣警局宣稱已和各方勢力協調妥當，不會有搶轎事件，但當神轎抵達地下道入口時，現場仍立時陷入一種高亢又警醒的氣氛。雖然萬幸沒有任何衝突，過程中仍發生了一件小插曲：有外國媒體記者在地下道上方的路橋拍攝，無意間冒犯了不得站在神明上方的禁忌，引起信徒們情緒激動地上前叫

在中國湄洲媽祖廟內，一位梳著媽祖傳統髮式的老婦進入宮內參拜。這裡是民間傳說中林默娘升天的地方。如今前往湄洲進香的信徒絡繹不絕，當地清澈的海水與沙灘也吸引不少遊客前來。

罵。經過翻譯解釋，記者在最後一刻閃避開來，才沒有發生進一步的事端。而地下道上方淨空之後，神轎就在信徒們簇擁下一面歡呼一面奔跑進入彰化市區。

「三月脩媽祖」是臺灣人耳熟能詳的宗教活動，每逢農曆3月23日媽祖誕辰前後，全臺灣上千座媽祖廟都不約而同舉行盛大的祝壽儀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全程九天八夜的大甲媽祖遠境進香，由臺中大甲經彰化、雲林到嘉義新港，來回程長達340公里。根據主辦單位提供的數字，2016年有30萬名信徒隨香，150萬人參與活動。

這項活動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最初是前往



全球華人的心靈寄託

過去數個世紀以來，媽祖信仰除了在臺灣落地生根之外，也隨著中國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近年來，臺灣在成為媽祖信仰的中心之後，也開始有信徒或宮廟在移民、經濟甚至政治因素推波助瀾下，將媽祖信仰帶往海外的案例。儘管各地的信仰規模不一，但媽祖無疑已在全球許多華人的心中，點燃一盞庇佑的燈火。

地圖：張博宇

北港進香（現在改往新港），人數不過數十人。中日戰爭前後停辦十餘年，1948年後恢復舉辦，參與的人數和影響地區也逐漸擴大，終至今日的規模。

媽祖是起源於宋代的閩南巫祝信仰，一方面吸納了千里眼、順風耳等其他傳說，同時受到儒、釋、道三家影響，逐步建構成海上女神的信仰體系，最後在歷代朝廷的褒封下成為官方認可的宗教，其神格的形成體現了中原儒家文化和閩越文化的融合，集多種面貌於一身。

媽祖信仰在明代隨著漁民、商人甚至海盜傳來臺灣，在官方的刻意尊崇下逐漸擴大其影響力。今日臺灣信仰媽祖的人口比例高達六成，是最多臺灣人信仰的神明。

1683年，清朝將領施琅渡海攻下臺灣，上奏朝廷宣稱媽祖恩賜大軍泉水、以神火引導船隻、託夢預告捷期和鼓風助戰等等神話，康熙皇帝也隨即將媽祖的褒封從「天妃」升為「天后」，派欽差到湄洲致祭。施琅此舉一方面是

種政治手段，向朝廷表白不敢居功以免惹禍上身，其次是以水師官兵普遍信仰的媽祖取代明朝主祀的玄天上帝，不僅提高士氣，也將前朝的精神象徵抹除。從此只要清軍來臺平定民變，必定歸功於媽祖相助，並且興建許多官祀的天后宮，透過宗教強化對臺灣的統治。

媽祖在成為臺灣人共同信仰的發展過程中，潛藏了漢人社會發展的軌跡。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又是帝國邊陲之區，官方統治力量鬆散，移民為了爭奪生活空間和資源，往往依祖籍結合，不時和競爭者發生武裝械鬥。這些移民分別奉祀其故鄉神，譬如安溪人祀奉清水祖師、同安人祀奉保生大帝、漳州人祀奉開漳聖王、客家人祀奉三山國王等。械鬥時人們甚至會擡出神像吶喊助威，並將對方的神像當成攻擊目標。

1860年代之後社會局勢逐漸安定，協調合作取代暴力相向，人們開始透過共同信仰彼此整合。媽祖在閩南沿海廣受信奉、超越地域藩

離，又因女性寬容和救難的和平形象易於為人接受，於是重要性與日俱增。

臺灣熱烈的進香傳統，其實也是移民社會的另一個遺緒。對移民來說，故鄉神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持力量，他們往往在遷移拓墾時攜帶家鄉廟宇的神像或香灰到新天地祭拜，等新的市鎮稍具規模之後便建廟奉祀。

新的神像必須在背後放入從祖廟求來的香灰，才能具有靈力。人們相信，分靈神像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回祖廟進香，重新取得香火，才能延續靈力不衰。透過進香，不只確認神明的關係，也保持人群之間的聯繫，表現出漢人飲水思源的文化傳統。因此有人類學家認為，進香路線其實就是移民路線的回溯。

媽祖隨著移民腳步遍及全島的同時，也開始擁有不同的神蹟傳說，甚至發展出迥然相異的個性，反映每個地區的不同生活挑戰和集體意識。媽祖不再只是海上的守護神，祂能夠降雨解除旱災、引導溪流不致氾濫、驅除害蟲消滅瘟疫，增加了水利神、農業神和醫療神的內涵，還能幫助官兵打敗反抗者，甚至用裙襪撥開美軍轟炸機投下的炸彈。

臺灣的進香活動從嘉慶中期（181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和今日相似，人們成群結隊，手上拿著小旗小燈，不分晝夜在路上行走。道光後期（1840年代）北港媽也開始到臺南大天后宮暫駐，成千上萬名信徒焚香迎送，帶來經濟熱潮，卻也引起官府擔心有人藉機滋事，一度下令禁止，仍無法阻止強大的信仰力量。日本殖民時期，更因為公私鐵道運輸發達，從1920年代起掀起赴北港進香風潮，每年春天香客達到10萬人次以上。

不過「回溯移民路線」這樣的說法在當代也引起若干爭議，因為經過2、300年的發展，地

區政治經濟重心轉移，許多拓墾區後來居上，成為比早期移民中心更具影響力的都會，不肯在神格和人格上屈於下風。

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大甲鎮瀾宮與北港朝天宮的爭執，1987年，雙方為了大甲媽是否往北港「回娘家」、「割火」的問題相持不下，最後鎮瀾宮決定改變延續近百年的傳統，前往另一個繼承古笨港香火的新港奉天宮邊境進香——1750年，笨港溪氾濫改道，將笨港市街分為笨北港與笨南港，笨北港即後來的北港，笨南港則往東遷移改稱新港。

儘管鎮瀾宮再三澄清大甲媽並非自北港分靈而來，前往新港後取消了具有爭議性的「割火儀式」，多數信徒也不在乎這些俗世的爭論，但人們仍普遍相信大甲媽到新港進香後的回程途中靈力最旺，競相熱切膜拜，無形中承認著進香對媽祖靈力的增強作用。

「來啦，來吃西瓜！這都是我們自己種的喔！」走進嘉義縣南崙村的村口時，村民們捧著燦黃的西瓜迎上前來，熱情地遞給隨香客們。

已經徒步走了好幾天的香客們頓時眼睛一亮，歡喜地接過西瓜就在路旁邊吃了起來。每個人的進香旗上都綁滿沿途宮廟的符紙，形成一大團蓬蓬的紙花，反映出路程的艱辛與精神的充實。當香客們大口咬下沁涼爽口的西瓜時，連日的疲累和飢渴隨即一掃而空，心裡感到無比溫暖。

隊伍拖得很長，整日裡從早到晚都有進香客絡繹通過，而西瓜依然源源不絕地送上來，彷彿能夠無窮盡地供應下去。村口充滿歡樂，人人臉上都掛著笑容，彼此鼓舞，互相祝福。

這樣充滿人情味的場景在進香沿途隨處可見，其中又以彰化市國聖里提供潤餅，以及雲



大甲媽祖在新港的祝壽大典完畢後，當天晚上奉天宮內萬頭鑽動，信眾將大甲媽祖神像從神壇上迎往停放廟外的神轎，準備啟程回駕鎮瀾宮。信徒普遍認為神像具有靈力，迎請神像時莫不爭先恐後，希望能沾受靈氣。





林縣西螺鎮製作素粽較為知名。西螺鎮為此動員上百名婦女參與洗粽葉、備料、包粽子蒸煮，提供2萬顆素粽給香客食用，另有上千名膳食志工準備各種齋飯。

許多地方雖然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服務，也會搭起臨時的棚架供應食物，爐火不熄地一鍋又一鍋送出炒麵、蔬菜或鹹粥；更有許多人在自家門前擺張小桌，放滿飲料、點心或者治療蚊蟲叮咬的藥水。隨香客都可以自由取用，遶境全程中完全不必擔心飲食問題。人們透過和香客分享的方式，間接參與進香活動，為神明盡一份心意。

近年來更有企業行號打造行動沐浴車，將貨櫃車改裝成供應熱水的淋浴間，讓香客洗去汗水和塵土。宅配業者也在沐浴車旁提供免費將換洗衣物寄回家的服務。

飲食和沐浴的問題都解決了，剩下的問題只有住宿。大甲媽祖遶境經過的地方多半是小鄉鎮，有限的旅館房間無從提供數以萬計的隨香

幾位疲憊不堪的隨香客在彰化國聖里永安宮附近小睡片刻，一旁許多志工在廟埕準備潤餅、飲料、飯菜等，提供隨香客取用。大甲媽遶境進香路程長達三百多公里，九天八夜間神駕日夜不停地行進，長途跋涉對體力是一大考驗。

客投宿，因此香客們往往就在沿途廟宇裡席地而眠。

在大甲媽駐駕當天走進彰化南瑤宮，除了奉祀主神的正殿之外，香客們幾乎睡滿了能夠讓人躺下的地方，像是觀音殿的迴廊、偏殿天井、樓梯轉角和後殿裡的所有空間，甚至就在神龕前躺下。附近不遠的鄭成功廟裡，還有許多人在正殿前的中埕搭起帳篷，形成一片花花草綠的奇景。

不少人自備鋁箔睡墊和充氣枕頭以便休息，更多人是直接躺倒，在極度疲倦中沉沉睡去。廟方對此不僅不以為意，甚至還設置免費醫療和推拿按摩等服務，對香客極盡體貼。

我在溪州聖安宮的安靜角落遇到一位27歲的



保險業務員蔡先生，他正在處理腳上的水泡，並且重新纏上繃帶。兩歲起就被奶媽抱著去進香的蔡先生，經常請假參加大大小小的遶境活動，他說自己居住的北部都會區宗教活動愈來愈少，而中南部不僅仍然興盛，且保留古風。「大甲媽祖遶境隊伍比較傳統，有文化，信徒之間的感染力很強，吸引我每年都來參與。」他說。

長年在中國大陸工作的湯小姐連續第六年隨香，經常往來兩岸的她鮮明地感受到兩地信仰和人情的不同。她說：「多年前我向大甲媽祖許願，承諾如果願望達成就來隨香，但後來沒有還願。後來有一天一位通靈的學妹告訴我，妳答應大甲媽的事情還沒有做，我嚇了一大跳，就參加了當年的遶境。後來因為非常懷念隨香途中心靈滿足的感覺，就每年都招朋友一起來走。」

媽祖信仰雖然發源於中國福建沿海，但在共產黨的無神論政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之

新港奉天宮金虎爺總會的工作人員在甯子橋邊布置炮陣，隆重迎接大甲媽祖到來。然而過量施放爆竹煙火往往造成空氣中細懸浮微粒濃度增加，因此也有宮廟開始用環保鞭炮或以鼓掌歡迎媽祖。

下，宗教活動曾經徹底禁絕多時。近年雖然逐漸恢復活動，但信仰從人的生活中退出太久，還無法深刻滲透。1988年後，兩岸情勢緩和，臺灣媽祖廟宇爭相前往湄洲島和閩南各地進香，熱烈的宗教隊伍帶給當地居民極大震撼，讓他們具體感受到「神明存在」的堅信態度與精神力量。

在臺灣的遶境場合，有太多扶老攜幼參加的身影，也不乏坐在輪椅上也堅持要來參拜的信徒，他們都能為神蹟做出見證，告訴我們許多動人的故事。

不過若在非廟會期間到宮廟裡走走，也許更能感受到媽祖對人群的庇佑之深。平日顯得安靜的廟宇中，經常都有信徒跪在神前漫長祝



臺南府城光彩繡莊的刺繡師傅林玉泉，正在繡架上縫製神明用的衣袍；運用立體高繡的手法呈現圖案，此法被視為能展現威嚴之感。傳統上神袍布料的顏色因神明有別，如媽祖所用多為橙色。林玉泉是臺灣目前僅存幾位手工刺繡師傅之一，他為媽祖等神明繡製衣袍與各種用品已有61年之久。

禱，將他們的困難與疑惑向阿婆細細訴說，祈求開示。有人說，在精神醫療體系尚未建立的農業時代，媽祖婆就是小鄉鎮裡婦女們的心理醫師。這話不完全對——因為不止從前如此，直到今天，媽祖信仰依然是人們無可取代的精神支柱。

臺灣的進香活動很多，大甲媽祖遶境能夠格外蓬勃發展，有多重原因。譬如前述搶轎事件的哄擡、靈驗傳說豐富、鎮瀾宮董事會的強大經營能力、率先結合電視新聞臺全程直播，最後成為縣政府主推的文化與觀光活動。

而這股熱潮不僅歷久不衰，一年比一年興旺，也和臺灣近年本土意識提高、青年關注本地民俗文化有關，甚至還被宣傳為與環島旅行、登上玉山同樣「一生必須參加一次」的文化體驗。

大甲媽祖起駕隔天早上，在大甲火車站裡可以看到不少身穿專業跑步裝備、拉著時髦拖車的年輕人準備前往彰化追隨神轎。他們透過廟方在網路上提供的GPS定位以及網路直播畫面，得以隨時查詢神轎所在位置，迅速前往會合。他們熟練地使用各種先進設備，和傳統信徒形象很不一樣。事實上其中一對情侶就說，他們並非信徒，但為了親身體驗這項臺灣重要的文化活動，特地請假來參加。

青年族群的關注和參與，讓原本因為工商業化而與傳統信仰逐漸脫節的社會，產生了新的連結。同時青年的創意和訊息交換的能力，也讓各地宮廟乃至不同神明信仰之間，得以彼此啟發。

彰化南瑤宮金意承青年會會長蔡舜淵說，彰化小孩對每年大甲媽祖遶境總是十分興奮期待，但是他也經常反思，彰化自己就有市民虔



彰化鹿港榮芳堂香舖的製香師傅黃漢榮將手工製作的線香鋪平曬乾，線香通常需日曬六小時才會徹底乾燥。黃漢榮早年因為鹿港地區廟宇香火鼎盛而投入製香業，手工製香超過68年，他已著手將這項技藝傳給下一代。如今鹿港地區傳統手工製香的家族僅剩十家左右。

誠信仰的彰化媽，而南瑤宮前往笨港進香的歷史不但可追溯到清代乾隆中葉（1760年代），在當時規模也最為盛大，可惜已在三十多年前中斷，因此他開始有恢復古禮的念頭。

最初只是三十多個年輕人循古香路前往北港和新港，都獲得慎重接待。「我們請出南瑤宮供奉百年以上的媽祖神像，並且以大鼓陣開路，但可能宣傳不足，沿途參拜的香客很少，令我們感覺有些『稀微』。神奇的是經過土庫時，神轎有些問題暫時停在一戶人家前面，屋主阿婆不知怎麼聽到消息，準備了香案祭拜，也熱心招待我們，隔年我們就把阿婆家當成重要的停駐點。」蔡舜淵說：「如果是坐車遶境的話，就不會有這樣的相遇了。」

2014年在市公所和南瑤宮支持下，正式恢復徒步笨港進香，第一年的成員是由六百多人組成的陣頭，到了第三年已有5000人參與。他們

並不大肆宣傳，先求吸引虔誠信徒，再慢慢踏實地恢復古禮，充實進香的文化內涵。

蔡舜淵強調，從彰化媽祖遶境的許多儀典可以看出其「念情」的特色。他舉「換龍袍」為例，南瑤宮笨港進香其中一項儀式是全臺獨一無二的，那就是為「祖家媽」換新龍袍。清朝先民往笨港進香時，為了感念楊姓窯工攜帶媽祖香火到彰化之恩，隊伍都會前往楊宅探望賜福，後來楊家後人對於「神來探望」覺得生受不起，商請南瑤宮分靈一尊媽祖安奉於楊宅，成為彰化人俗稱的祖家媽。但是楊家經濟並不寬裕，媽祖龍袍破舊也無力更換，信眾們見狀不捨，便趁著進香探望時代為換下舊龍袍，並拋丟零錢於楊宅給祖家媽買油香，成為儀式流傳至今。

其實類似重視情義的習俗，也普遍在臺灣各地發生。臺北關渡宮的二媽神像，最初是農人



凌晨4時，馬公漁港內一艘漁船上的工作人員忙著從船上卸下鬼頭刀、土魷等漁獲，搬上岸批發。馬公漁港是澎湖最主要的漁獲集散地，大盤商大約清晨3點就會過來等漁船進港。媽祖信仰對每天出海捕魚的漁民而言是重要的精神寄託。





澎湖西嶼天和鮮物的員工將海上箱網養殖的石斑魚撈起，準備除去各種縮頭水蝨科寄生物。臺灣的箱網養殖主要在澎湖和屏東沿海，養殖海鱸、石斑、鯛科魚類等。沿海居民經常將媽祖視為生活中重要的守護神。

在基隆河畔的五分港拾獲，供奉在唎哩岸慈生宮，後來改祀在規模較大的關渡宮。為了感念唎哩岸人，關渡二媽每年農曆正月16日都會回到慈生宮駐駕兩晚，人們也會親暱地稱之為回娘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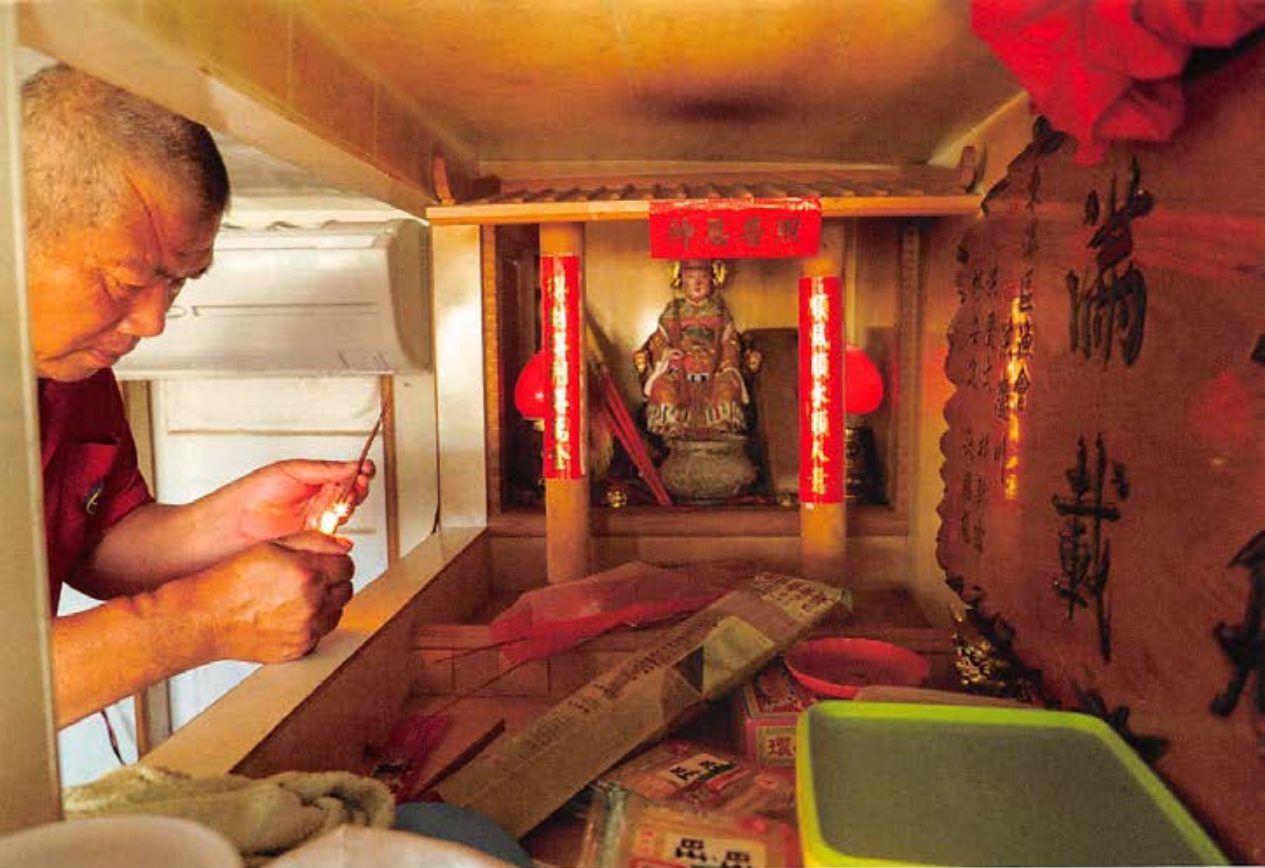
又譬如新北市金包里慈護宮的開基二媽，最初是在野柳的礁石洞中拾獲，因此每年農曆4月16日二媽都會前往野柳一帶遶境，並回到原本的礁石洞中接受信徒膜拜，同樣稱為回娘家。這種習俗體現出民間信仰中對神蹟發生地的尊敬。

傍晚4點，我們通過西螺大橋，在橋下的河堤外停車場等候大甲媽祖神轎。車才剛停好，忽然吹來一陣不尋常的狂風，接著濃密的烏雲壓了過來，下起傾盆大雨，我們乘坐的廂型車就像開到瀑布裡面一樣。

天色漸漸暗下來，大雨澆熄了廟會應有的熱鬧聲響，只剩攤販們孤單地固守著默默飄散的炭火煙燻。紅色長龍般的鋼梁大橋上人車稀疏，卻始終未曾斷絕，香客們穿上黃色塑膠雨衣，踩過深及腳踝的積水進入西螺鎮。他們渾身溼透，十分狼狽，表情甚至有些悲壯，但也顯現出無比地虔誠和堅定。

不知過了多久，一片五顏六色的LED燈光把幽暗的鋼梁打亮，大甲媽祖的前導車隊悄悄陸續抵達，這時我們才意識到天黑了，雨也已經停了。

鑼鼓聲忽然響起，陣頭浩浩蕩蕩出現，人潮迅速聚集過來。以西螺福興宮為首的各廟陣頭齊集在大橋南側出口等候，待大甲媽祖神轎一抵達，身為地主的福興宮太平媽便上前以左右擺動神轎的大禮迎接，並導引大甲媽在鎮上巡境、進入福興宮駐駕。



家住澎湖的陳進忠船長，出海前在自己駕駛的龍得豐66號漁船上，依照多年來的習慣先向媽祖燒香祈禱，再從澎湖龍門灣出航捕魚。澎湖許多漁民會在自家船上供奉媽祖像。陳進忠曾在颶風夜惡劣的海象中差點無法回港，討海超過40年的他覺得自己與媽祖時有感應。

在這裡，我們看到臺灣媽祖信仰的一大特色，亦即分身的觀念。當太平媽與大甲媽互相禮敬時，彷彿兩位不同的神明遇見道友。大甲媽進廟駐駕時也像是客人到朋友家拜訪小住，而非神明到自己的另一處行宮休息。

前面曾經提到，媽祖信仰在全島各地發展時，也開始擁有不同的神蹟傳說和個性。譬如通霄地區的信徒常說山邊媽個性直率，是「小辣椒」。白沙屯媽以出巡路線不固定、轎夫隨時感應其指示改變方向而聞名，有「囡仔性」。此外大甲媽「尊貴」，北港媽則是「慈祥」等等。也許每個人主觀感受不同，但在信徒心中，每個媽祖確實都有其獨特的氣質。

多元的神明面貌，反映著各地風土差異，以及人們面對的不同生存挑戰。仔細觀察起來，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此外，分靈廟宇之間會有一種擬親屬關係。

祖廟的媽祖被視為母親，分靈出去的則是女兒，向外開枝散葉，發展成樹狀結構般的家族譜系。一般而言，「女兒們」會在媽祖誕辰前「回娘家」割火，有些分靈神像會在娘家小住幾天，沾染更多靈氣。某些靈顯的大廟——譬如傳統的媽祖信仰中心北港朝天宮——回娘家的神像太多，不可能都供在正殿的神桌上，必須另外準備一間神房安奉。透過窗格看去，一排排架子上擺滿了許多並肩而坐的媽祖，好像正在開一場家族聚會。

如同各地媽祖有獨特的個性，一廟之內的分身神像也發展出不同的職掌和性情。像是彰化南瑤宮信徒常說「大媽四愛食雞，二媽五愛冤家，三媽六愛漳溪」，形容大媽和四媽因為特別靈驗所以供品很多，二媽會和五媽會的成員常有糾紛，而每逢三媽進香完回彰化時常遇到濁水溪氾濫，必須涉溪而過。

大甲鎮瀾宮的信徒間也流傳類似的俗諺：「大媽鎮殿，二媽食便，三媽愛人扛，四媽闖尻川（臀部）」，形容大媽坐鎮正殿庇佑一方，而二媽沒事做，只需在大媽前面享受現成的煙火。三媽經常出門進香或被信徒請到家裡祭拜，喜歡到處遊玩。四媽專門治病，神像底座常被信徒挖取以做為藥引，久而久之變成一個大洞。

從清代起，臺灣媽祖廟便有前往湄洲祖廟進香的傳統。日本殖民後期中日關係緊張，兩岸分隔，1935年後湄洲進香成為絕響，戰後雖然短暫恢復，但很快又隨著兩岸分治再次隔絕近40

該年底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半年內就有六十多間臺灣媽祖廟組團前往湄洲進香，而且帶回分靈神像將近千尊之多。隔年媽祖聖誕前後，也有1萬3400名臺灣人到湄洲進香。

觀察其他地區的媽祖信仰，無論港澳、東南亞還是大陸內部都沒有如此強烈的「尋根」需求。這緣於數百年來臺灣和中國大陸在政治與文化上分合不定的曖昧關係，人們必須透過不斷重新界定自身地位來消解焦慮。這種根源認同是複雜而多層次的，與對政權的認同有別。

此外，臺灣宮廟熱衷於前往湄洲進香也和爭取在島內的譜系位階有關，傳統的分靈與進香活動，讓宮廟間產生「母—女」般的擬親屬關

激昂的熱情與虔誠的祝禱，這兩種看似極端不同的心緒，都是臺灣人最真實的精神面貌。

年之久。

1987年臺灣解嚴，兩岸情勢緩和，一艘宜蘭漁船在南方澳漁港檢查哨被發現密艙裡堆滿大陸走私品，其中包含了五尊來自湄洲的媽祖神像。原本這些「匪貨」必須銷毀，但在地方政治人物爭取下，媽祖神像被奉祀在南方澳南天宮，一時轟動全臺，並吸引全島信徒蜂擁前往禮拜。

同年10月，大甲鎮瀾宮董監事會取道日本前往湄洲進香，帶回分靈媽祖一尊及印信、香火等信物，回臺後舉辦盛大的「湄洲進香回鑾三獻禮」。此舉不僅吸引全臺信徒前往大甲朝拜，更引發了臺灣信徒前往大陸的進香熱潮。

係，也讓所屬市鎮彷彿有了上下之別。但藉由到祖廟割火、迎回神像而取得湄洲直接分靈，便能夠打破固有體系，提升自己的地位。

這使得宮廟間的競爭，從老大廟爭論「開臺」身分，轉變成爭取與祖廟的親厚關係與代表權。弔詭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上所有媽祖廟的香火都斷絕多年，湄洲祖廟也被夷為平地，古媽祖的香火傳承其實是在海外，信仰中心也無疑在臺灣，但為了彼此競爭，臺灣宮廟捐建牌樓宮殿，十幾年間竟在原本沒水沒電的湄洲島上蓋起了龐大的宗教建築群。

30年過去，臺灣宮廟間的新秩序大致底定，赴大陸交流的熱潮也已較緩和。相對地，島內

的遶境活動愈來愈興盛，以此號召信徒。臺灣近年形成多個媽祖信仰中心，也許可以看成一種政治權力去中心化的民主現象，或者說在邊緣塑造自己的中心，追求屬於自己的特色。

一輛大型吊車的吊臂緩緩升起，懸吊的橫桿上垂掛著17串鞭炮。新港奉天宮金虎爺總會的成員們仔細地將每一串鞭炮連結加長，並且綁上幾道橫向的鞭炮加以固定。幾個小時過後，他們完成了一面高達15公尺的鞭炮瀑布，吊到尡仔橋上方，做為大甲媽神駕抵遶時最隆重的迎接禮儀。

尡仔橋是連結雲林和嘉義兩縣的大橋，按照往例，嘉義縣長和新港奉天宮董事長都來到橋中央接駕，在繁複的儀式之後，鞭炮瀑布開始燃放，17串連綿的炮聲交疊轟鳴，火光和濃煙覆蓋了整個橋面，威勢驚人。

虎爺將軍是許多廟宇中配祀的神明，為媽祖等主神開路、除魔，新港奉天宮和北港朝天宮等廟宇都有規模龐大的「虎爺會」加以奉侍。由於老虎形象威猛，信徒都以施放大量炮竹狀其聲勢，也演變出「虎爺愛吃炮」的說法，這次的鞭炮瀑布就是「新港奉天宮金虎爺總會」所備辦。

當天晚上，新港媽和大甲媽神駕在新港鎮上遶境之後抵達奉天宮，做為先鋒將軍的虎爺率先入殿，並且按例在廟門口舉行炸轎祈福儀式。虎爺會的成員穿著黃色長袖制服，戴著厚棉布手套，將虎爺神轎停在團團堆放的鞭炮之上。炮堆被點燃的瞬間整個爆炸，火光吞噬了整個神轎，聲響震耳欲聾，接著一股罩狀雲沖天而起。

我為了拍攝這震撼的畫面，穿戴上厚重的衣帽向前靠近，並且躲在觀景窗後，用相機保護

臉部和眼睛。炮堆爆炸時鞭炮彈射而出，在身上打得頗為疼痛，一團熱氣混著濃濁灰黑的硝煙撲面而來，更逼得人停止呼吸。睜眼一看，轎夫們卻都凜然不動仿如無事。如此在雨中不斷炸轎，現場氣氛隨之激昂起來。

炸轎已畢，虎爺神像回廟安座，虎爺會隊員們吆喝而入，渾身黧黑油汗，滿頭滿臉黏滿炮屑，人人都彷彿剛從戰地歸來，情緒高亢而無比嚴肅，將圍觀人群往兩邊排開一條通道，然後奔跑著將幾尊虎爺神像送回神壇上供奉。

廟裡人潮水洩不通，不斷彼此推擠。奉天宮的執事人員將新港媽等諸神明送回神壇安座之後，進入當晚最重要的時刻，也就是大甲媽祖入廟。這時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撤開，任由信徒們簇擁擠滿整個殿內，隨行神像一一從外面經由信徒之手傳遞進來，無論能否觸碰到神像，所有人都伸長了手歡呼鼓譟，最後將大甲媽祖神像傳遞到神壇上安奉。至此大甲媽終於抵達漫長遶境進香旅程的目的地。

隔天早上，新港奉天宮舉行媽祖聖誕祝壽活動，10萬名信徒跪滿廟前大街、騎樓、屋頂和鄰近的公園學校，在漫長的儀式中始終保持虔敬專注。

天氣已然好轉，我站在一棟大樓的屋頂俯瞰這莊嚴而祥和的情景，回想起昨晚大雨中的狂熱廟會，彷彿是一場遙遠的夢境。我頓時深切地體會到，激昂的熱情與虔誠的祝禱，這兩種看似極端不同的心緒，都是臺灣人最真實的精神面貌。

今天晚上，大甲媽祖將在子夜起駕出發，踏上歸返的路程。祂將會得到信徒們更熱烈的迎接膜拜，並且將滿滿的靈佑遍施於沿途的每一個角落。□



大甲媽祖回駕安座當天，新港奉天宮金虎爺總會在鎮瀾宮前舉行炸橋儀式，恭送媽祖回宮。信眾相信愈炸運勢愈旺，儘管爆炸聲勢驚人，工作人員經過炮陣洗禮後昂然不動，繼續踩著擡轎步法完成儀式。



抬轿



大甲媽祖遶境進香起駕時辰一到，三發響亮的起馬炮接連施放，霎時煙火沖天。哨角齊鳴，彩紙灑滿鎮瀾宮上空，神駕在眾人護送中緩緩前行，展開這場年復一年的旅程。

